



文论天地

改革开放 30 年,我国文化艺术蓬勃发展。从短篇小说里分支出来的小小说,在这 30 年中完成了作为一种新兴文体的崛起之路,无论是读者群、作家群还是作品数量与质量,还是其固有的文学精神等方面,都堪称为当代文学的一道亮丽景观。

面对小小说的繁荣态势,小小说理论批评也取得一定收获,在艺术特征、作家研究等方面发表了近千篇论文,出版了 50 多本理论批评专著。一大批作家和理论家的广泛参与,更使小小说的理论得以深化:一是小小说创作理论从单纯研究创作技法上升到研究创作规律,理论研究视野获得扩大;二是一批作家既创作小小说又研究小小说,使小小说的精品意识获得广泛认同;三是小小说理论批评对象从国内扩大到了国外,地域性研究领域获得突破。

当然理论研究中也难免存在有不足之处:一是多借用短篇小说和古典诗歌的思维方式及理论范畴来研究小小说,未能形成一套自身的理论话语。二是多从写作学的角度来提示和归纳小小说的艺术规律与创作技巧。三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甚至是就理论论理论,显得玄而又玄。四是与纯理论研究相比,小小说的批评环节较为薄弱,还有待发展的无限空间。

考察中国小小说的发展历程,重点阐述改革开放后小小说的创作高峰、创作内容、文化形式、大众思潮、小小说流派的发展和演化,具体可分三个阶段进行考量。

1979—1989 这一时期的小小说,总的来说还依附于短篇小说,但已经朝着文体独立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所关注的和所表达的也暗合着这一时期总的文学特征:或抨击“文革”的弊病,或抚慰心灵的创作,或描写火热的改革浪潮,或关注人性的根底。此时期,创刊了后来在文学界产生辉煌业绩的《百花园》、《小小说选刊》和《微型小说选刊》;出现了许行、邓开善、生晓清、张记书、邢可、胡永其、沙甬农等一批小小说作家和选集;小小说大奖赛开始举行;小小说理论批评开始复苏;台港刘以鬯、杨逸、高阳、李昂、非马等创作的小小说显示了作为一种简短文体的张力与魅力。

1990—1999 这 10 年是小小说不断变革、不断发展、不断跨越的 10 年,无论是创作数量还是创作质量,以及读者群、作者群、报刊群都大幅度增加,特别是《小小说选刊》等杂志举行的一系列笔会、研讨会、活动,更为小小说的变革跨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小小说开始广泛深入课堂;中国微型小说学会成立;此时期出版小小说集的杨晓敏、许世杰、邢可、郭昕、刘连群、曹乃谦、生晓清、吴金良、司玉笙、孙方友、王奎山、刘国芳、沈祖连、张记书、谢志强、程世伟、雨瑞、滕刚、高铁军与凌嗣年等 20 余位作家,成为新时期第一代小小说作家的代表;小小说作家的文体意识更加强化;小小说理论向着纵深方向发展,特别是引进叙事学理论将小小说理论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一时期的港澳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最艰难的人

是农民,农民中最艰难的人是妇女。多年来,我就特别希望能有一个机会,深入乡村,去了解一下当代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以及她们的文化程度、婚姻形式、生活情绪和日常习性,还包括乡村女童受教育的情况。但因我从未下过乡,几无农村生活经验,又怕人家拿你当客,交谈很难深入。所以这件事,就一直悬挂在心,却也一直没能做成。带着这样的心情,我读到了吴治平写的《中国乡村妇女生活调查》,可谓喜出望外。这份调查根植于湖北随州,从一个区域的乡村妇女们所参与的社会改革,所经历自我人生,所面对的婚姻生活,林林总总,涵盖广阔,令我们从中看到了无数农村妇女最为真实的面貌。

今天的农村正历经着千载未遇的巨变。它与曾经从文学作品中所认识的乡村生活以及他们的处世观念已然完全不同。当青壮男性放养种田跑进城市打工赚钱,使妇女成为农田的强劳力;当市场经济渗透到乡村,土地

可以承包转包、农产品可以自主经营;当交通和通讯的发达,城市生活铺陈在眼前,形成巨大的诱惑;当教育和文化的普及、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当乡村妇女干部成为领导者一员,与男性干部同行共事;当选举制出现在每一个村子,妇女开始参与竞选;当社会意识开放,丈夫有了外遇,忍耐还是离异;当化妆品、胸罩、卫生巾走进乡村,妇女们的胆怯和骚动;以及妇女们面对乡村风水、习俗、禁忌、信仰、宗教等等所持有的态度。诸如此类,吴治平女士皆以客观详细并且感性温和的笔触,悉数写入她的调查之中。让我们透过随州这个小小的视角,几乎就能看到中国农村妇女所面对的生活,以及她们的压力和勇气,困惑和觉醒,当然还有她们的悲

伤和无奈。吴治平女士原是湖北随州市宣传部副部长,53 岁时退居二线。但她不甘人生就此歇息,在高校的农村问题研究专家们的指点下,她带着笔记本,走进了乡村,开始她长达数年的农村妇女调查。因为有着长期农村工作的经验,吴治平女士很容易与乡村妇女打成一片。她大量的时间呆在乡间,与她们一起吃住,一起聊天,一起干活,倾听她们的苦恼和欢悦。她熟悉她们的方言俚语,知晓她们的倾诉方式,了解她们的物质欲望,懂得她们的内心秘密。她的调查遍及随州的田野乡村,盖因为此,整部书中都没有空洞概念抑或满纸说教,而是饱含浓郁的乡土气息,原汁原味,鲜活生动。它有细致的家庭结构或经济收入图表,有实在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有深刻的感慨和沉重的追同,有图片有问卷有言论有试验。所有这些的存在,使得这本书丰富可信,充满真实的力量。从种田能不甘于自己从属的命运,一心想要站起来做自己的主人的强烈意愿和行动。看到她们努力为自己寻找精神家园的身姿。她们仿佛正处于凤凰涅槃的过程中,希望中有一份沉重,沉重中却有无限希望。

正是凤凰涅槃时

方方

台小小说也发展比较迅速,张春荣、陈幸蕙、衣若芬等小小说作家大量出现,精品意识较上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彰显。

2000—2008 这一时期的小小说作家数量更多,不仅在“代”的划分上更为明晰,同时还有“省”的划分,一批诸如郭昕、何晓、袁雅琴、田双伶等为代表的女作家和张祖文等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加入,更使创作群更为庞大和丰富,而且质量更高,加入中国作协的达百人,加入省作协的达 600 余人;出版方面除了专门刊发小小说作品的报刊以外,1000 多家报刊刊发小小说。常规性大奖赛开始繁荣,如成立了小小说学会、2002 年当代小小说庆典暨理论研讨会、2003 年联合设立的小小说金麻雀奖等,促使小小说纳入中国小说学会年会的研究视野。这一时期小小说的业绩,也引起了海外的重视。东南亚与欧美不少国家,都发表和出版了中国小说作品乃至理论著作。小小说已成为中国与海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文学品种,由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与新加坡作家协会共同发起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已经召开过好几届。中国小小说在世界华文小小小说界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中国是华文的母国,中国也正成为世界华文小小小说的中心。

当然,我们在谈这 30 年的小小说的同时,不能不谈小小说繁荣发展的文化背景,那就是日益兴起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一种消费文化,具有明显的大众性、商业性、通俗性、娱乐性和深刻渗透性,其影响之下的小小说也呈现众多特征:名称多姿、题材广泛、读者与日俱增、发表园地多样、创作呈现市场、发行策划产业化、小说内容趣味化、日常化抒写、文本语言富有特色、艺术手法特别丰富、个性化的“结尾的艺术”等等。可喜的是,当代小小说与小说的伟大精神是一脉相传的,所表现出来的关注民生、树立品格和张扬崇高的精神追求,正成为小小说的立身之本和发展之命。王蒙说过:小小说以建设性的姿态回应了市场对文学提出的挑战——为和谐社会里文学作用的发挥提供了一种参考。

如果对中国当代小小说发展进行系统研究,笔者认为以下几个将是重点和难点:一是对改革开放后 30 年小小说的总体把握,以及作家、作品、思潮等的研究;二是探讨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整体生存状态,以及从小小说的独特审美对大众文化负面效应的反拨作用来探讨文学精神如何张扬;三是大众文化背景下小小

张春

说的发展与繁荣,以及受其影响所呈现的特点;四是从小小说的独立发展姿态如何给其他文学种类以借鉴,并提示出时代文学繁荣的某些规律。当然,最大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在国内外没有小小说史研究先例的前提下,既要对当代发展脉络进行比较细致的研究,又不流于表面和程序,做到出新、出奇并具有史料意义颇有难度和挑战性。

深入研究中国小小说史的意义在于,一是填补国内小小说史研究的空白,特别是为 20 世纪小小说史的构建与研究提供参考,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完整性研究提供借鉴;二是有利于发挥文学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进一步促进小小说发展;三是将此时期小小说置于大众文化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之下,改变纯粹从艺术角度进行小小说研究的思路,为小小说研究的繁荣,甚至为文化产业的繁荣提供参考;四是将包括大陆、港澳台,以及少数民族作家、女性作家等在内的小小说作家、作品进行研究,填补国内单人单篇研究,具有系统性。

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蓬勃发展的小说进行梳理、归纳和总结,是十分有价值的事情。

(作者单位:湖南工业大学)



岳阳楼(纸模)

吉胜久作

第一次看到吉胜久的纸模作品是在一本相册上,我看着相册上那些不似画作、不似雕塑,有一种独特风骨的名楼、虫鸟、四合院的造型,怎么也把它们与纸模联系不到一起。

元宵节后的一天下午,我在他的办公室见到了实物。我第一次见到实物的感觉不是像看到文物那样的一种敬畏,而是有一种特别想用手感觉一下的喜欢。长条桌上一字摆放着天坛、故宫角楼、岳阳楼、永定门、老北京四合院、鸟巢、水立方、火车头、小提琴、蚕蛹……古建名楼、花鸟鱼虫、直至北京最现代的奥运建筑,一色素白,那是一种如象牙般的质地,细腻柔和、似真非真,透着一种高贵典雅。如此精致的作品就是用如同新买的衬衣里那种垫衬的纸板制作的,叫做纸模工艺品。

吉胜久是从 2005 年开始制作纸模工艺的。结识纸模工艺缘于他对“纸”的一种理想。他认为,我们祖先把竹木草变成了人类文明的助推器——发明了纸,由纸产生的艺术品有字画、剪纸,但都是平面的,他希望把纸“立”起来。带着这个理想,他闯进了工艺制作的一个新领域,做的第一件纸模作品是永定门城楼。这也是吉胜久的一个理想:中国的造纸术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发明,中国的古建筑是人类建筑史上的瑰宝,他把古代建筑作为

假如一个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一夜之间变成穷光蛋,这决不是什么天方夜谭,而是现今发生在西方金融强国真真切切的事实,这次金融海啸让许多财富富人变成了一介平民,一切得从头再来。中影集团、电影频道和江西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从头的再来》,对当下的现实有太奇妙的契合,讲述的也是这样一个戏剧性的故事,苏可扮演的邓江涛从一个建筑界精英骤然间落魄成了一个出租车司机。如果说《从头的再来》中关于奥运建筑的情节设置是为了和北京 2008 奥运呼应,那么主人公的财富起伏更是应和了当下金融海啸的非典型性的众多事实。只是因为故事发生在中国,于是有了峰回路转,邓江涛笑到了最后。这也难怪,当全球大多数国家因为金融海啸而颤抖时,中国正风景独好,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希望触底反弹的最重要的发动机。

《从头的再来》的主人公本是一个高傲的海归,他身上有着成功者的一切特征,自信、坚强,拥有不俗的才能,设计的楼盘接连击败强劲对手而中标。当然能让观众更易认可的是邓江涛曾有一番艰辛

的奋斗史,在国外洗过盘子、扫过地、当过保姆、开过出租车,在国内受过老板的误解并遭开除……影片的叙事核心以及成功之处正在于把一个艰辛的底层和高傲的成功人士集于一体,让观众在极短的时间内和主人公一起感受民工般谋生的艰辛与金领阶层谋生的悠然,让两种身份的文化特征在一个叙事体中碰撞激

荡。当两极的生活形态处于一个人身上时,因极端的反差而产生的叙事张力会极大化,这样让影片营造的情境更为轻松地触动观众的心弦。影片中,邓江涛可以坦然地面对自己曾经的对手,这时他虽然一贫如洗,开着出租车为他们服务,但因拥有心中的骄傲与梦想,一切都可以泰然处之,富者的卑微与贫者的骄傲融于一体。更冲击观众眼球的是主人公的地下室生活,要知道邓江涛刚刚

诗是人对事物和心情的强烈感悟与激情表达,诗是带哨的文学精灵。诗只有通过咏、吟、唱、诵,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其功能和体现其价值,同时也才能赋予其以更加饱满和昂扬的激情与活力。正因为如此,开展诗歌朗诵,绝非仅仅只是一个关乎诗歌宣典和表达的方式问题。其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提高诗歌创作质量、扩大诗歌社会效能、提升诗歌审美价值、强化诗歌激励作用的有效方式和最佳途径。诗歌朗诵的广泛开

展,不仅会形成强大的诗篇,而且还会酿成精美的诗群。历来的好诗,就都是在激越而广泛的传诵中才得葆以不衰的青春和永恒的生命。

令人欣喜的是,自汶川大地震以来,不仅一度似曾陷于玄惑与寂寥之中的诗歌创作突然活跃起来、昂扬起来,而且意蕴饱满、激情飞扬的诗歌朗诵也随之而出现了近年来罕有的频仍与热烈。岁末年初,山西省长治举办《激情三十年》雷打雁诗歌朗诵会,青海电视台录制了《以诗的名义歌唱》纪念“三八”节主题新诗会等。这些诗歌朗诵,不论是以一诗人的专场形式进行,抑或是以主题诗会的特定形式出现,其都萦荡着和谐的气韵,激荡着奋发的精神,不仅社会参与者广泛,热烈应和者鹊起,而且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即时满足了人们对思想哺乳与心灵抚慰的需求,成为实现和谐发展与科学发展的文明之窗和精神之炬。

这不正是诗人的最大追求么?这不正是诗歌的最高旨归么?确乎,对于诗人和诗歌来说,还有什么会比被时代接纳并认同、被社会采集并融会、被人民喜爱并吸汲更能获得成熟的果实与成功的喜悦呢?没有了。因为以愉而至教、以悦而至美、以乐而至懿、以韵而至德,从来就是诗的本能和本质;兴、观、群、怨,自古即为诗的义理所及与功德所臻。只有这样,诗才能够得到广泛传播,并在传播中以自身的形采和韵律吸引人,用自身的智慧和德操提升人,恃自身的情采和意绪感染人,倚自身的志趣和力蕴鼓舞人。

让诗飞翔,虽然是诗藉以炫耀生命和张扬魅力的必要前提;开展朗诵,虽然是诗得以爆发激情和广揽人气的最佳方式,但怎样才能让诗真正飞翔起来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迄今,凡是在朗诵场上让人激动、震撼,使人隼美、深思,并成为受众深得鼓舞、永志难忘的诗,绝对都是题旨鲜明、内容充实、意境深远、形式新颖、构思巧妙、语言生动,并紧密结合现实、深切感悟生活、具有真挚情愫和崇高理想的诗。像臧克家的《有的人》、冯至的《我和祖国》、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贺敬之的《雷锋之歌》、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纪宇的《风流歌》、余光中的《乡愁》、席慕容的《长城谣》、王怀让的《我骄傲:我是中国人》等。这就提示我们:朗诵,并不仅仅只是诗歌表现形式上的一种变译与流转,并不仅仅只是为诗歌插上了翅膀和安上了喉呢,而是对诗魂和诗髓的严格考验、深刻挖掘、高度升华与广泛延伸,其前提永远都是清纯、深刻、优美和真挚。换言之,也就是说值得朗诵和能够朗诵的诗首先必须是好诗,必须是现实生活的佳酿与时代精神的呼应,必须是先进思想的凝聚与真挚感情的流泻,必须是崇尚审美体验和积极人生追求的精神投影与艺术产物。否则,以任何形式对任何诗歌所进行的任何朗诵,其结果都只会和只能归于徒具形式,空洞无物。

近些年,诗歌朗诵的沉寂与式微,乃是伴随着一些诗歌创作的柔弱化和歧义化而必然要出现的一种诗歌生态。因为没有良好的诗歌创作,就不会有热炽的诗歌朗诵。而当对诗歌创作和欣赏都已由热情激

荡、勇于担当渐渐退化到只能和只配在小圈子里供给少数人抒发幽情、自娱自乐,或者干脆成为文化饕餮者们餐桌上可有可无的调味品时,那它就不会失去可供朗诵的素质和资格,而且还会失去在诗坛上、在社会上和在人们心目中的应有位置。诗越是这样,就越要被朗诵疏远;而越是被朗诵疏远,诗也就会越变得平庸而低俗、柔弱而猥琐、空泛而乏味。我们一定要走出这个怪圈。让诗从这种精神樊篱和美学泥淖中拔足,进入创作与朗诵相激相促、互济互惠的良性循环之中。因此,高度关注和热情支持各种诗歌朗诵活动,并视之为繁荣和发展诗歌的动力和吉兆。

只能最大限度地贴近生活,关注读者,才能给诗插上翅膀,让诗漫天飞翔!



一根一根粘匀才能显出中国古建筑精细的妙处,而檐下的斗拱、椽头则采取“写意”的手法,用纸的折叠凹凸变化来表现其基本形态就恰到好处了。就像青白石的画,昆虫极细,藤萝粗放。三是符合纸质的受力程度。纸质不同于金属,总体的受力度比较弱,如果比例不当,就可能折断变形,如果加重某部分的厚度,又会影响美感。黄金比例就是达到这三者的最好协调,既不能再放大,也不能再缩小。

独特的艺术感受使吉先生制作的工艺纸模体现出了独特的艺术效果。精致的架构制作的天坛祈年殿、岳阳楼,表现出的却是气势恢宏,而简约的手法制作的小提琴,让人感到的却是外观精巧灵秀,琴弦丝丝毕现,螳螂、蝈蝈则达到了须挺、齿利的效果。

吉胜久是个多才多艺的人。20 年前,他曾经出版过一本儿童读物《用蔬菜做玩具》,其中收录了他制作的“茄子海豹”、“青椒小狗”、“水萝卜小金鱼”等蔬菜造型,多年来,他用蔬菜做的造型有 25 种,体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童趣。也印证了他为自己题写的“热爱生活才能发现生活中的美”格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近日给他题词“十指能传万物神”。这是从人的角度对作品的评价,见人见艺,堪称嘉评。

了符合当前语境的改写。原来许云峰的话更为革命,一个排比的句式凸显了一个革命前辈的从容与不凡。现在创作者算是动了些心事,因为这句话如今是主人公可以轻松模仿的口气说出来的,但这种轻松甚至带点诙谐,观众并没有觉得反感,因为创作者设置的人物本身本身就是一位共产党员,开的出租车也是党员“先锋号”。虽然是先锋号,但影片并没有故意渲染这点,而仅仅是把它设置成邓江涛谋生的工具,所以就不会跳出情景。因为这样处理,这句台词并没有让观众反感,这或许显示当下社会的成熟。

影片中邓江涛的经历真是丰富,并具许多戏剧性,所以观众能够跟着故事轻松地走下去,信息量多,以致创作者还让邓江涛的旁白来参与叙事,或许应该少一些,但普通观众可能就喜欢主人公的话把影片中的留白给补上。因红楼选秀走红的姚迪扮演的建筑专业研究生,让影片添加了柔情蜜意而更加养眼舒心,这个世界总归是有人有好报,邓江涛的付出,不仅让自己骄傲地重新站起来了,也赢得了爱情,观众也就不用带着遗憾离开了。

十指能传万物神

阎晓明

纸模工艺的主攻方向,希望中国的两大文化瑰宝能完美地结合起来。然而,要想把平面的纸板制作成立体的模型又谈何容易,古建筑造型复杂,形状繁多,而板纸的可塑性很小,只能依据其特点采取巧妙的办法来表现,所以每制作一件作品乃至一个部件都是一个反复斟酌、反复设计的创新过程。其中体现了吉胜久对艺术的理解和对美的感悟。

纸模工艺不是简单地对实物比例的放大或者缩小。他追求的是一种黄金比例:一是从美感的角度放缩比例,“小放大,大缩小”。比如,天坛祈年殿汉白玉围栏很大,这是真实的。如果机械照搬,做出的模型就会像一个草帽,若采取类似广角镜头拍摄的视觉效果,缩小围栏比例,就能展示出祈年殿的宏伟壮观。比如永定门城楼脊上的吻兽实物中非常小,如果按照实际比例去制作,完全显示不出来,适度放大后体现出了建筑物的整体效果。二是繁简得当。比如祈年殿、岳阳楼的顶部瓦楞采取“工笔”手法,

离开千万豪宅。这段让邓江涛大病一场的连轴转的劳累生活,相信会让很多为谋生而身兼几份差的都市众生感慨良多,唏嘘不已。

影片擦着北京奥运光环的边际进行故事的讲述,可惜奥运已经结束,但影片房地产的故事倒是现在社会的热点。当下房价的高企为那些梦想“住有所居”的中国人所

贫者的骄傲与富者的卑微

岸左

诟病,好在主人公的房地产不是居民住宅楼,否则主人公会难以获得观众的接受,更别谈共鸣了。也正是这种建筑设计的行业,让邓江涛人生轨迹的跌宕起伏有了合理的依据,让他体味人生百味的经历成为自然的社会现实。

影片还有一处特别值得玩味,就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觉得无上光荣”这句台词。电影《烈火中永生》中许云峰的台词和这句有些出入,显然创作者对它进行